

1850~1920

法國珍藏早期台灣影像

ANCIENNES PHOTOGRAPHIES DE TAIWAN

COLLECTION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

◎王雅倫 著



法國珍藏早期台灣影像

陳雲程誌



攝影與歷史的對話

Dialogue entre la photographie et l'histoire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法國珍藏早期臺灣影像：攝影與歷史的對話＝

ANCIENNES PHOTOGRAPHIES DE TAIWAN,

COLLECTION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

王雅倫作．-- 初版．-- 臺北市

：雄獅，1997【民86】

面：公分，--（雄獅叢書：09-015）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8980-58-2（平裝）

1. 臺灣-歷史-圖錄

673.22

86006726

作者／王雅倫

發行人／李賢文

書名題字／陳雲程

執行編輯／黃長春、葉益青

版面構成／迷石ERRATIC

文字校對／邱麗卿

製版印刷／四海電子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6忠孝東路四段216巷33弄16號

TEL/(02)772-6311

FAX/(02)777-1575

郵撥帳號／0101037-3

法律顧問／黃靜嘉律師·聯合法律事務所

定價／480NT

初版／1997.6



雄獅叢書 09-015



1850-1920

法國珍藏早期台灣影像

ANCIENNES PHOTOGRAPHIES DE TAIWAN,

COLLECTION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

攝影與歷史的對話

Dialogue entre la photographie et l'histoire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005號

ISBN:957-8980-58-2

本書若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作者簡介—王雅倫

- 1960 年出生
- 國立台灣藝術學院（前國立藝專）畢業
- 法國巴黎第八大學造型藝術系碩士
- 曾任文化、世新兼任講師
- 現任台南崑山技術學院視覺傳達設計系講師

法國珍藏早期台灣影像

陳雲程題



攝影與歷史的對話

Dialogue entre la photographie et l'histoire

雄獅  美術

出版前言

近十五年來，國內台灣史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不論官方或民間，都有比較自由的空間及多樣的管道來發掘長期遭到漠視的題材，隨著文字與圖像的傳播，也讓國內百姓瞭解這個島嶼、這塊土地的種種過去。

在有關台灣文史的資料中，攝影圖像始終是相當匱乏的，因為台灣不似大陸沿岸或日本，一接觸西方文明，即因政治經濟的利益和文化習俗的差異，引來西方攝影師探險拍照，而留下戰爭、城市、百姓、風景等各式的影像。所幸長期在印度、新加坡、香港、中國等地從事商業攝影的英籍攝影師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於一八七一年在廈門巧遇在台灣傳教的英國同鄉馬雅各(J.L.Maxwell)，這一段因緣，促成了湯姆生的台灣紀實攝影之行，也因此留給我們在本書中所呈現的彌足珍貴影像。

事實上，以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台灣割讓日本為分界，前後兩個時期的台灣攝影史，其實就是西方與日本在台灣留下的攝影記錄，但它們確實留下了早期台灣的影像，也是今日追溯歷史所必需參考對照的重要憑藉。

影像與歷史的關係，不外用影像圖解歷史或用歷史解釋影像，但如果不對影像的來源有所掌握，不對影像的解釋有所考據，就有錯解影像，進而誤識歷史的可能。

作者王雅倫撰寫本書，以早期台灣影像為主體，但不是各時期老照片的選集，只圖滿足閱讀者視覺感官或思古情懷，而是以嚴謹的心態與學術的角度，希望能建立台灣自有攝影以來這種視覺媒材的自身歷史。

本公司自民國六十六年出版《攝影中國》；六十八年出版《攝影台灣》以來，廣受好評，回響至今不斷，《法國珍藏早期台灣影像(1850~1920)——攝影與歷史的對話》在圖像蒐集及專文論述上均有別於前，這絕對是一本值得細讀、典藏的好書，更是攝影愛好者探索早期台灣影像不可或缺的工具書。

序

為什麼需要攝影史

吳嘉寶

一九九五年夏天，為了協助東京攝影美術館籌劃「亞洲攝影展」(註一)，我在大陸、香港、台灣兩岸三地進行田野調查，訪問各地的知名攝影家，當我建議他們不妨將自己拍過的每一捲底片都印樣，而且最好多花一點時間整理自己過去的作品時，多數的報導攝影家給我的，就是這樣幾近一致的回答：

「不！攝影家的生命在攝影現場！我現在的第一要務，就是用我的作品來見證時代的變遷。」

這使我想起，不管是台灣、香港或大陸的名攝影家，都有類似的傾向，就是很會拍照，但不一定會「看」照片。也就是，對自己的攝影作品應有的價值，往往無法作好壞的判斷。或說，對自己作品的價值判斷，缺少一種宏觀的標準體系。

這種情形正足以顯示一個事實，即儘管過去幾十年來，兩岸三地的攝影藝術蓬勃發展，但是至今兩岸三地的攝影界，仍然缺乏一套成熟的，有關判斷攝影作品藝術價值的標準體系。

儘管有人可能會在攝影的工作上，等因奉此、因循苟且、不求甚解，但凡是嚴肅看待自己攝影人生的攝影家，畢生所追求的，終究是期望自己能有作品流傳於世。所謂能流傳於世者，是指不論那一種範疇的攝影作品，無非是可以經得起不同時代，或放諸四海的嚴格考驗。但是，即便是以世界攝影史上名聲顯赫的攝影大師為例來看，和每個攝影家一輩子所留下的底片和照片的數量相比，能夠禁得起時間與空間轉移的考驗的傳世之作，終究不多。

問題是，是誰？在什麼時候？應該負責將那些傳世之作，從其他的凡作中挑選出來。攝影家到底應該為自己作品，或展覽所呈現的最終影像，負責到什麼程度？專業沖洗公司的放大技師、美術館的研究員、攝影評論家，為攝影家服務或策劃專題攝影展時，對攝影家作品，或展出風格的成形，到底可以(或應該)干預到什麼程度？

在建構台灣攝影文化的過程中，每次在新的文化景觀呈現之前，都會有一段年輕台灣人到歐美日先進國家留學，將最新的攝影新知、思潮帶回台灣的時期。對地處邊陲的台灣而言，這些自上而下，外來的異質養分固然十分重要，但是這些留學歸國的攝影家、攝影老師，在他日後的攝影創作或所傳授的攝影教材中，若沒有或無法從台灣本土的攝影文化遺產中，吸收「來自地土本身」的養分、立足於生土所在，與生養台灣生命的歷史風土融合發酵，而總是試圖生吞活剝的將外來的論文全盤接收、翻譯，或以硬生生的傳授一些

連自己也不甚了解的，曖昧不明的所謂最新思潮為樂，則其結果，充其量只不過成為另一種外來的，次殖民文化的碎片而已。從史觀的角度來看，他的一切努力均將形同烏有。

問題是，有誰知道？或至今有誰看過？對台灣攝影家成長如此重要的「台灣本土攝影文化遺產」的形體在那裡？

一九七三年五月，當我在東京的日本大學攝影系一年級的攝影史課程中，第一次讀到世界攝影史和日本攝影史的時候，在讀歎德國、日本學者能夠如此巨細靡遺地，調查、整理、建構出屬於自己的攝影史之餘，在我腦中即刻興起的，就是「為什麼世界攝影史裡面，找不到中國人的名字？」，或是「台灣什麼時候才能擁有屬於自己的攝影史？」之類的疑惑。如今我們已經成長為社會的中堅，社會環境良窳的責任，也已經在我們肩上的時候，這時，我們應該開始捲起袖子、挽起褲腳、一腳踩入泥巴中，為改善台灣攝影環境，貢獻無私的心力，則台灣的攝影環境才可能得到改善。

這樣的想法，使我在一九八六年不自量力地，開始籌劃為期五年的「百年台灣攝影史料整理工作」。(註二)一九八七年，這項計畫獲得行政院文建會全額資助第一年的所需經費，正式動工。(註三)在此之前，十數年間一直為時代洪流所淹沒的，台灣先行代的傑出攝影家和他們的作品，終於因為這項田野調查工作，得以一一顯影在世人面前。彭瑞麟、三劍客、台北攝影沙龍、鄭桑溪等等，在當時台灣攝影的認知，或對社會大眾來說，卻是十分陌生的名字。

儘管這個計畫在第一年結束之後，就因為時代的因素，被迫終止。(註四)整個第一年的工作成果，(註五)距離當初五年計畫的最終目標也委實是遙遙無期。台灣攝影史在小組所提出的工作終結報告中，也只是隱約浮現其簡略綱目與骨架的雛形而已。(註六)但不可否認的是，「百年台灣攝影史料整理工作」總算為前所未有，可是對日後台灣本土攝影家的成長而言，卻是無比重要的「台灣攝影史研究」，正式開啟了時代的大門。

日後，台北夏門藝廊的簡永彬對鄧南光先生作品的整理與展覽；視丘攝影藝廊對彭瑞麟、鄭桑溪作品的整理與展覽；台灣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班學生，在石守謙所長指導下，對台灣北部早期營業照相館的田野調查；一九九四年我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辦的兩岸三地攝影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的《台灣攝影簡史》；《台灣攝影雜誌》的蕭永盛，刊登彭瑞麟的作品與日記；台北攝影節的

張蒼松對畫家李梅樹家族所保存的玻璃版底片，以及萬華地區老照片的整理與展覽；《攝影天地》月刊系列介紹第一代攝影家的作品；《影像雜誌》介紹第二代攝影家的作品；台北市立美術館收藏第一、二代知名攝影家的作品與展覽；中華攝影教育學會連續兩年在年度大會中，研究討論第一代攝影家與第二代的報導攝影家的作品……等，雖然都是涓滴的工作，但是對拼湊、建構完整的台灣攝影史的面貌而言，卻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但是，上面所說各項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大都將焦點集中在資料蒐集比較容易的，一九五〇年以後攝影藝術在台灣的发展。但是，就一部完整的《台灣攝影史》應有的內容而言，尤其重要的，攝影術如何傳入台灣？如何在台灣落地生根？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第一」等等的問題，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仍然幾乎是零。

所謂江山代有人才出。十分可喜的是，王雅倫女士所著的《法國珍藏早期台灣影像(1850~1920)——攝影與歷史的對話》一書，對上面所說的許多原本形影模糊的諸多問題，都做了十分詳盡的調查與整理。雖然書中討論的重點主要放在，有那些外國人？如何用攝影術記錄下這段時期的台灣風貌。但是對於仍是一片漆黑的早期台灣攝影史而言，這本書實在是目前我們所能接觸到的，資料整理得最完整，內容最為可觀的，有關台灣攝影史的最重要的著作。（作者為視丘攝影藝術學院的主持人）

註：

- 一、這項展覽於一九九六年元月十三日起至三月二十三日止，以「亞洲人視野：躍動的亞洲 Asian View Asia in Transition」為題，在東京寫真美術館舉行。
- 二、計畫中前兩年為田野調查，接著兩年為學術研究，最後一年計畫舉辦全省巡迴的「台灣攝影史展」，並同時發行《台灣攝影史》專輯。
- 三、其後第二年的計畫，由於無法獲得文建會的經費資援，只好停擺。
- 四、據說是因當時正值民進黨組黨，有人擔心過多的台灣攝影史料出土，對當時仍然視二二八事件為禁忌的當局，會有不利。
- 五、第一年工作結束之後，工作小組一共蒐集到超過六千張的史料照片與作品。除了計畫中的目標之外，小組還同時將所有照片依被攝主體分成三十六類集成小冊，並整理製作一冊《台灣攝影史年表》。
- 六、發表於《雄獅美術》月刊。

自序

剛過中秋，下午四點鐘。我騎上摩托車，沿著台南幾條老街，騎向與電話中黃淑晶小姐約定的地點。早年曾有一位助手跟隨馬雅各醫生到台灣來，名為黃嘉智。黃小姐即是黃嘉智先生的曾曾孫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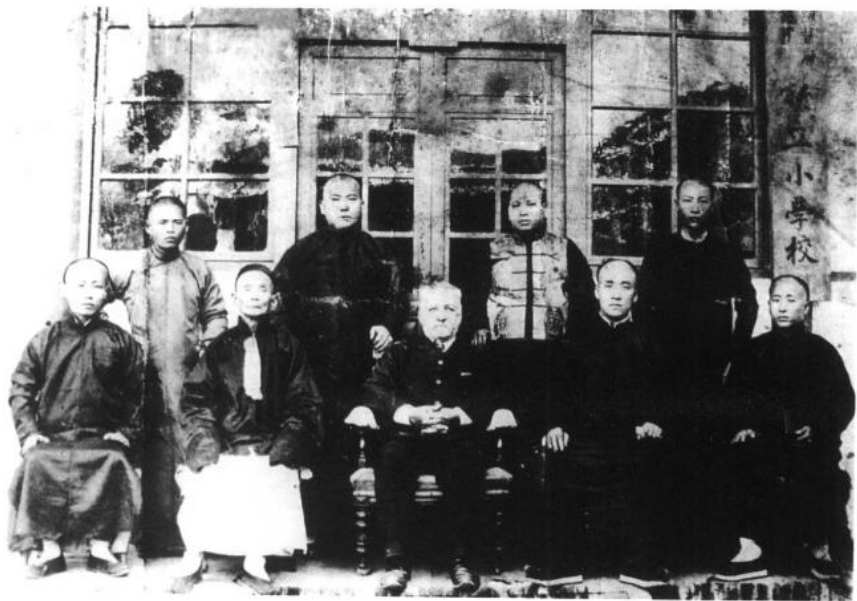
酷熱的陽光，在此刻絲毫不減威力，汗水從戴著安全帽的兩頰滲透出來。我順著海安路騎過現今的仁愛街(台南府時代的西門城外看西街)、公園路(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青年路(前城隍廟附近亭仔腳、二老口)，最後經過新樓醫院，旁邊幽靜的神學校園，就是約定的地點，時間是五點一刻。

我拿出手邊的資料再度翻閱，一八七一年四月，在馬雅各傳教士帶領下的英籍攝影家約翰·湯姆生，於台南活動的地點，是否剛剛都經過了……那麼，除了我手邊的圖片資料，是否還有更多台灣早期的歷史影像被保存下來呢？黃小姐的家族是否會有史料記載以外的老照片，是由湯姆生所拍攝的呢？或者還能找到，那些在湯姆生之前的台灣老照片嗎？

前年(1995)七月，我為了蒐集歐洲攝影美術館規劃保存的資料，及尋找有關中國尚未出土的原版老照片，在法國各大美術館、圖書館駐足研究了兩個月。就在回程前的半個月，因為和法國國家圖書館，負責保存管理十九世紀老照片的貝納德·馬柏(Bernard Marbot)教授的一席談話中，使我嘗試尋找台灣早期的圖像。馬柏教授雖是研究十九世紀亞洲影像的專家，但在原始史料不全，即使有影像也沒有文字說明，或有書籍記錄卻苦無照片對照的情況下，他攤開手說：「只有從頭開始」。我按他指引的方向，可能的代碼、微縮影片、卡片與輿圖，從中過濾可能是清末與日據時代初期的圖像，然而離返台的時間只有一個星期了。

《法國珍藏早期台灣影像(1850~1920)——攝影與歷史的對話》這本書的編撰方式，偏重攝影發明後，相機進入台灣所拍得的影像，以及法國國家圖書館內現藏的早期台灣影像做為斷代，即一八五〇至一九二〇年這段歷史影像。此一階段在攝影術發展方面，乃是達蓋爾銀版到玻璃乾版演進的時代。而在歷史背景上，是台灣歷經清朝統治到日據的年代。在錯綜繁雜的歷史背景下，代表西方視覺革命的攝影術來到台灣，她究竟看到了什麼？又留下了什麼？

這批屬於台灣影像史第一期「引入期」的影像，從其拍攝的內容看來，對



◀ 安彼得醫生(Dr.Anderson前排正中)於歸國前，與其門生及伴隨馬醫生帶著福音來台的助手黃嘉智(前排左二)，及黃的女婿吳純仁(前排右二)等人的合影。日據時期，教會與其附設的小學，必須同時向日本政府申請登記。而當時的小學教育原分小學校和公學校，小學校幾全為日人子弟，公學校則為台灣兒童，結果教會附設的小學竟得到如圖右上側的「總督府許可私立小學校」的怪稱。安醫生是新樓醫院史上，服務最久的記錄保持人，他於一九〇一年馬雅各二世來台後，即轉去旗後的慕德醫院，退休回國三年後，逝於故鄉。約一九一〇年晚秋，攝於台南太平境教會牧師館對面會議前。

瞭解台灣史也許沒有太大功用。因為以影像做大量研究，真正顯示對台灣風俗習慣、人種等做深層認知的，則是延至日據時代了。而坊間也已陸續出版不少，以日據時期記錄下來的影帖輯集。雖然本書所選錄的圖像，僅是外國人初步試探目的下所攝，又礙於感光乳劑及器材發展的限制，呈現出來的大多是風景、少數人文(且大多為平埔族及原住民)的影像，卻也盼能從中為台灣攝影史濫觴，勾勒出一個初貌。

全書共計使用二〇六張購自法國國家圖書館典藏的圖像，以拍攝時間先後分為三部分來編排。第一部分以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在台拍攝的影像為主，應是目前所能找到最齊全的圖像，且是得自第一批存稿而來，其他散佚的作品恐已很難再尋獲了。第二部分是巴黎現代東方語言學院亨利·寇迪爾(Henri Cordier)教授，當年轉交給國家圖書館典藏的原版照片，這一套照片可以說是質與量最完備的資料，但最大的缺點是作者不詳，只知當初的蒐集者及其中若干照片的作者背景。第三部分是，十九世紀的地理學家、人類學者、日籍人士，所拍攝、蒐集現今罕見的照片和卡片，以及從絕版的攝影集翻攝下來的圖像。

在這本書編撰的過程中，曾歷經多重困難，首先是拍攝照片的作者、正確年代、地點及背景資料相當缺乏，考證的工作費時最久，直到交付梓印，仍然有許多無法查考之處，是為最大的遺憾。筆者雖然參考國內外部分已經



▲ 台灣醫學史上第一位台籍西醫黃嘉智（1838～1911），原籍石馬，二十八歲跟廈門馬雅各醫生等四人來到台南市，為參與英國長老教會台灣宣教的創舉者。一八六五年六月，遭到當地反教民衆迫害而退回高雄旗後，當時為旗後醫館的主要助手，馬醫生回府城時，留他在旗後協助李祿牧師與繼任的萬醫生，後轉往鳳山行醫及傳福音，待退休後（1908年7月）全家移居台南市，其後代多在台南行醫或傳道。

出版的相關史料，從前輩撰述作品中得到不少寶貴的資料，卻也感到史料不全的美中不足。其次，在圖片版權的取得過程中，不巧遇到法國自一九六八年以來最大的一次罷工潮，也因此整個聯絡工作，往後推延了三個月，之後的郵件傳真往返，更是冗長繁瑣。

在經濟及體力耗盡的同時，深深體會到史料編撰工程的艱鉅，以及朋友們戲稱，此乃需要「百年的孤寂」的心理準備。再者，筆者的專長乃在於造型藝術與當代攝影，初次「不慎」掉入「歷史的漩渦」，才疏學淺恐有誤筆或不周之處，尚祈各界前輩專家不吝指正，盼使這段早期影像歷史，更加完整精確。

本書的完成特別要感謝多位前輩、友人的指導及協助，才得以順利出版。在此謝謝曾經主持「百年台灣攝影史料整理」調查計劃的吳嘉寶老師，答應為本書作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許雪姬教授，熱心協助考證圖像，提供歷史背景之資訊；雲林技術學院陳立民老師，提供關於湯姆生的寶貴意見及圖片訊息；《台灣攝影季刊》總編輯蕭永盛先生，在日據時代的圖像及日文上的協助。特別感謝巴黎的劉莉芳姐妹，在法國罷工期間，於大風雪的冬季沒有交通運輸的情況下，多次步行排隊幾小時，才得以進入圖書館，幫我再次校對圖片編號及影像內容。在限制古書影印張數時，為我抄寫或影印絕版的資料，才使得考證工作稍趨精確。當一九九六年夏天交稿並書寫本篇序文之後，在等待出版社進一步審稿的過程中，特別感謝雄獅編輯部黃長春小姐，巨細靡遺的校對，才使本書的錯誤減至最低。漫長的等待中，尤其感謝我的父母，在四周環境十分艱難時，雖然反對，卻仍然以僅有的一切支持我。

感謝主，「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然而祂是我一切的力量，祂的恩典夠我用。

祢把祢的救恩給我作盾牌

祢的右手扶持我

祢的溫和使我為大

詩篇十八・35

（原載於W.A.Pickering《老台灣》前頁）

003	出版前言
005	序——為什麼需要攝影史
009	自序

目錄

014 第一單元 總論

016	1-1 穿越歷史的時間與空間
017	1-2 早期來台的攝影先驅
020	1-3 現存最早的台灣影像
023	1-4 從溼版到乾版的年代
025	1-5 約翰·湯姆生的東方之旅與報導攝影
028	1-6 十九世紀地誌攝影與攝影集的出版
032	1-7 攝影與人類學
034	1-8 日據初期的台灣歷史圖像
035	1-9 將攝影圖像視為一種文化資產

036 第二單元 台灣歷史影像

038	2-1 約翰·湯姆生鏡頭下的台灣原影
038	約翰·湯姆生小傳
041	約翰·湯姆生的來台
066	2-2 歷史的鏡子、影像的記憶——漢學大師英伯·于雅特眼中的老台灣
110	2-3 異俗攝影與明信片的流行——殖民時期的影像情境

172 第三單元 附錄

174	3-1 攝影術詞彙
175	3-2 台灣及世界大事摘要
183	3-3 攝影史略表
189	3-4 影像出處與參考書目
192	後記——日以繼夜
193	感謝